



钟兆云 钟巧云◎著

邻里

作家出版社



钟兆云 钟巧云◎著

邻里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邻里/钟兆云, 钟巧云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63 - 6861 - 2

I. ①邻… II. ①钟…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1820 号

北京市“出版原创推新工程”推出作品

邻 里

作 者: 钟兆云 钟巧云

责任编辑: 懿 翎 陈颖琦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666 千

印 张: 3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861 - 2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钟兆云、钟巧云

同胞姐弟，1966 年、1969 年相继诞生于闽西武平农家。

受客家“耕读文化”和嗜书父亲的影响，姐弟俩打小就怀揣文学梦。姐姐因家境贫寒，为确保兄弟读书而自愿辍学务农后，仍然钟情于读书和写作。

弟弟迄今已有《辜鸿铭》（三卷本）、《刘亚楼上将》、《国之大殇》、《父子侨领》、《商道和人道》等 33 部著作、1300 多万字作品和电视连续剧在海内外问世。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华侨文学奖、福建省政府百花奖、福建文学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福州市作协主席。

姐姐系龙岩市作协理事、武平县政协委员。

数年前，姐弟立志要用真实的文字为中国“三农”写书立传，累积数年心血，继呈献《乡亲们》之后，又有此姊妹篇《邻里》。

客山客水客家人。

在亚当和夏娃还没出现前，伊甸园之外的山早就有了，水早就有了。在客家这一族还没粉墨登场前，人早就有了，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汉人，满人、藏人，南方人、北方人，男人、女人……林林总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山转水转人在转，有了客家人，盘古开天时就有的那个山、那个水，似乎也就沾上了客家的属性。什么成分，什么味儿？谁也说不清，谁道不明。

在钟家姐弟出世前，美溪这个再普通不过的闽西客家乡村，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只因了钟家姐弟，美溪村千百年来繁衍出的名不见经传的客家乡亲，悠悠岁月里，就有了故事的流传。

——题记

目 录

天平上的亲情	1
问世间情为何物	21
依依婆媳情	49
母和子	67
泥公的前半生	83
养猪及其他	121
赌博风云	137
这样一个家	167
同在屋檐下	199
细狗的好事歪事	273
村妇传奇	299
水牯买“牛”	317
牛腩根	331
逆子	365
迷惘乡事	397
王桃花们的开心果	407
今昔	415
父亲在天堂	449
后记	473

天平上的亲情

幸福让人易忘，苦难使人永记。

在钟家姐弟子云、子龙的记忆中，父母一向看重亲情，无论是那个遍地饥荒的年代，还是现在衣食无忧之时，亲情都摆在第一位。

姐弟都听母亲和大姐说过，困难时期，祖母曾叫她们去广东梅州叶田的四姑家求助。广东的生活比福建好，连米糠都比福建的细。母亲带着十多岁的大姐去了。小气的四姑却舍不得细糠，连粗糠也只给了小半袋。四姑丈看不下去，又拿了些细糠给母亲。四姑的脸马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们自家都饿得肚皮接后背，还装好人去接济别人。”

母亲和大姐出门前，祖母还叮嘱她们带些她爱吃的腌菜回去。见四姑这般意思，母亲不敢开口，尽力忍着，一出门，她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姐硬气地说：“我们把米糠送回去吧，饿死也算了，不要去受这种衰气，这叫什么亲姑姑？把米糠拌了喂鸡也舍不得给我们，比姑丈还小气！”一路上，大姐愤愤不平，对四姑如此无情无义恨之入骨，发誓再不去四姑家，不要再被她看衰。

“死妹子，这种时候还硬什么气？受多大的气也要忍啊！我们穷是没有尊严的，为了养活一家大小，就是跪，我也会跪出一些米糠回家，走吧，别赌气了。人穷有六亲，没办法啊，她有她的难处，别去责怪她了，不管咋样，她都是我们的亲人，怎能不去呢？细妹子人^①，心可不能像针眼那样小。”母亲拉了拉还站在路上嘟着嘴巴的大姐，然后用补丁重重的衣袖擦干泪痕，心里还在上刀山下火海般痛苦，脸上却已见笑容，她不想让外省人看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

母亲这话到底是与她的秉性有些矛盾的。那年代妇女结扎，生产队分配一条上千斤的松树作奖励，劈成柴火后有专人挑上门慰问。母亲生下第四个孩子子龙后，怕又上身^②，生产队不

① 细妹子人：小女孩。

② 上身：怀孕。

再有口粮拨，乃响应妇联主任的号召，瞒着父亲去公社结了扎，自己去自己走路回。事后，她见队里迟迟没兑现奖励，就去质问生产队长：“我也割了肚子^①的，为何就没有樵^②配？”土皇帝支吾其词，说：“队里有樵，你自己去挑几担吧。”母亲说：“人家是队里主动挑上门，我家却要叫我去挑，这明显欺负人！噤哩锡削^③，你这个下势^④就不对！”那一厢不吃“嗟来之食”的母亲，这一厢却有意外的容忍度，因为什么？也许是不想断了亲情的纽带。

但此后，母亲再没去四姑家求助。四姑偶尔回娘家，母亲一如既往地笑脸相迎。她对这件事一直三缄其口，只是在大姐告诉弟妹们时，她才轻描淡写地说：“在那种年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首难唱的歌，谁都有难处，不能老是责怪别人。”

有好一段时间，钟家姐弟对四姑的寡情薄义一直未能释怀。母亲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要对某一件事耿耿于怀，得饶人处且饶人，身上流着同一家血脉，什么都有可能改变，唯有亲情血脉是无法改变的，那是铁的事实。

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格管教下，钟家姐弟四个潜移默化中也把亲情摆在了第一位。

钟家姐弟有七个姑姑，三年困难时期病夭了一个三姑，七仙女就少了一个，其余六个姑姑都活过了古稀，晚年生活也差强人意。如果真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么三姑也早已投过了胎，早已出过世，也早已过上了好日子。姐弟印象中，父母亲从不嫌贫爱富，对小时就被抱养的七姑也一视同仁。姑姑们生儿育女甚至后来升级做了奶奶，父母都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就是借钱也会安排得分分相相^⑤，姑姑、姑丈们都非常满意，对父母亲也很尊敬，从不会说他们对谁偏心。

子云记得，细姑在世时，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六日，都会亲自来为父亲过生日，并通知几个妹妹从不同的夫家赶来。细姑走后，五姑就和五姑丈经常来，他们八十多岁了，每年都会来看光头老弟和驼背弟妹。

日渐年迈的父母还走得动时，也经常和远嫁的姐妹们走动。后来父亲得了老年痴呆，身患数病的母亲要日夜照顾他，就连女儿家也没法去了。但母亲心肠好，重情义，每次五姑和七姑来，她都会给她们一些钱，叫她们买些补品吃，养好身体，争取多活几年，多看几年世界。

过了十二月，新的一年开始后，母亲又会拿钱给哥哥，要他在新年逐个去看望五姑和七姑、大姨和小姨，就连和小姨住一块的老人，母亲也会给她压岁钱。我们曾笑过她，现在身上有几个芝皮癩^⑥了，就有资格当救世主了。她说，我没有娵哩^⑦了，就把她当娵哩。

① 割了肚子：结了扎。

② 樵：柴火。

③ 噤哩锡削：呸，不屑之意。

④ 下势：方式。

⑤ 分分相相：清清楚楚。

⑥ 芝皮癩：臭钱。

⑦ 娵哩：母亲。

大姑、细姑、四姑、六姑，一一被玉皇大帝招了去，五姑和七姑还在这个阳世占有一席之地。五姑八十多岁了，每年还会和五姑丈步行回娘家看至亲。父亲在二〇一〇年农历十月初八病逝，年迈的五姑和七姑都心如刀割，泪如泉涌，声声悲，句句凄，一声亲弟，一声大哥，再加上小辈的一声亲舅，就更是伤感难耐了。可父亲却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去天堂排仙位了，再不能和五姐七妹及一群外甥拉家常了。

子龙曾开玩笑说，父亲一生广结善缘，乐于助人，相信天堂上的第一把手会看重他，给他一个好位置。那么，等到某一天，五姑和七姑去找父亲时，父亲就能为她们开启天堂之门，七仙女就还是七仙女。

姑姑多了，表亲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钟家姐弟小时的印象中，家里常有姑姑和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来。五姑和六姑家的孩子，和他们年龄不相上下，最能玩在一起。他们也很爱去六姑家，六姑嫁在较远的上赤，又是山路，每次和大人去，都是早饭出发，吃午饭时赶到。每次都走得腰酸背痛，大汗淋漓，脚泡毕现，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了，但时过境迁，下次照样做跟屁虫。

有一次，母亲考虑要从六姑家担些树壳回来搭洗澡棚，就不让年幼的子云跟去做客。子云不依不饶，母亲走，她也走，母亲反身赶她，她就往回跑，如此走走停停，又赶又跟近一半路程了，在龙井碰到本大队的一群社员在修路，母亲便叫她们把子云捉住。看到母亲越走越远，在视线中消失，子云大哭，骂那些好事嬷^①：“我又不是你们的妹子，要你们多管什么闲事？”她们哄劝说：“去上赤的路那么远，又不好走，细妹子人不能做腾背狗^②。”有个好心的婶婶把子云带到她家，吃过午饭后又把她送回家。这件事于子云印象最深，想起来总会哑然失笑。

据后来的可靠回忆披露，子龙做“腾背狗”更绝，父母每每走亲访友，总爱把他带上。有一次，父母要去远房孝家，怕他沾上邪气，这种地方小孩子一般是不能去的，但子龙这个小小蛮牛犊就是闹着要去。父母把他关在围屋里，他却爬到大窗门上，恐吓前脚刚出门的父母：“你们要是不带我去，我就从这里跳下！”父母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回头转身打开大门，一向吝啬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叫他去买糖，才哄住了他。子龙是父母的满子，自从五六岁时掉落石桥捡回一条小命后，父母便对他格外爱怜，哪能让他从楼上的窗户上跳下？当然，子龙当时说不定是吓唬父母的，如果父母不打开楼下大门，他也不见得有小兵张嘎和潘冬子那不怕死的精神。但在父母看来，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万一他真的有那个胆量呢？经过了石桥事件，别说父母，连哥哥姐姐们都得对子龙礼让三分。

小时爱跟父母走亲戚这段经历，使得亲情在子云、子龙姐弟心中常驻不去，若干年过去了，依然浓烈似酒。

① 好事嬷：多管闲事的女人。

② 腾背狗：跟屁虫。

姐弟俩有个共识，姑姑们拖儿带女转外家^①，如果没见到母亲，便坐立不安，即使父亲在家，眉宇间的那种失落感还是明显，就连那些小屁孩见不到舅妈也觉得没意思。因为客家男人一般是不会去弄吃的，特别是像他们父亲这种人。母亲就不同了，只要有人来，最差板^②也会爆些糯米花或者炒些米花给大家吃。

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炒米花是最流行的，其过程也简单，只需将米浸泡一小时，或煮饭时在半生不熟当口捞上一些，晾干后再把它炒到金黄色，放上一些糖精水，冷一下再吃，又香又酥又甜，大家莫不喜欢。

母亲善良、能干，富有同情心，胸怀也宽广，尽管家里一向都属困难户，但只要有人来，她都热情接待，给餐桌上加加料。小时姐弟嘴馋，又不太体谅父母，总是希望家里每天都有客人来，主人搭傍客^③。有客人来了，他们既有希望吃到客人带来的等路^④，又可以吃上招待客人平日吃不到的板子，何乐而不为？如果家中久未来客，他们就心痒痒，巴不得客人从天而降，好让他们解解馋。

当然了，在餐桌上，母亲会用严厉的眼光警告孩子们，那意思分明是，不能像饿唠神^⑤那样有规有矩，只顾吃，得让客人多吃点。如果孩子们乖巧听话，母亲当然很高兴，一来可以显现出孩子懂事，有规矩；二来又可以显现出母亲教育有方。但是，除大姐外，其他三个都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小孩，冲着母亲的白眼还扮鬼脸或佯装没看见：“我们都吃不饱，哪管他们是何方神圣，凭什么在自家家里也要礼让三分？以后我们长成小个子，谁负责，谁来体谅我们？”这样一想，她白她的眼，孩子们权当没看见，甚至连照面都不和她打，照吃不误。母亲见这样，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给孩子们留足了面子。

别看兄弟姐妹们不像样，心思却不错：“现在当着客人的面有吃千万别错过，客人走后，要打要骂悉听尊便，生人装个死人相就是，相信父母也舍不得往死里打我们，反正他们的竹梢子总比敌人的严刑拷打要轻一千倍一万倍。”那时候他们看的都是战斗片子，早已崇拜那些宁死不屈的英雄，更何况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当挡箭牌。

母亲上政治课时，兄弟都认了错并表示以后规矩些。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先蒙混过关那是必须的，母亲也信了。下次有客人来，看着餐桌上的那些美食，姐弟又禁不住诱惑，还是外甥点灯——照旧（舅）。母亲对这几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家伙无计可施，只好把求助的眼神投向父亲，要他出面管教。

糟了，孩子们可以对母亲的鱼肚白眼视做空气，但对父亲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今古的光头穷秀才的金鱼眼，却怕得心跳加速，冷汗直冒。尤其是子云，只要父亲的金鱼眼一

① 转外家：回娘家。

② 最差板：再不济。

③ 搭傍客：沾客人的福。

④ 等路：礼物，一般指食物。

⑤ 饿唠神：饿鬼。

暴突，她就会像小老鼠见到大花猫一样，大气不敢喘。不怕别人笑话，如果她胆敢和父亲的金鱼眼对视五分钟，心脏绝对萎缩。

“有腚子^①的胆小鬼！”子龙心里暗暗骂她。这个胆小妹子，从来都不敢顶撞父亲，父亲也怕把她吓成心脏萎缩，所以一般也不会把那对发怒的金鱼眼对着她，而她也只有在父亲瞪视家庭其他成员时，偷偷地瞄一眼，心还“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子云曾心有余悸地提醒子龙：“如果想长命百岁，就千万别和那对金鱼眼对视，更不要和这条高压线触碰，敢和当权长老较劲的人，肯定没有好下场。”

当权长老出了面，孩子们不乖都不行。但是姑姑们体谅，总会帮着说话，还给孩子们夹菜舀汤，催促多吃点，长个好身体。父母见姑姑们这样说，也不敢怎样苛刻和虐待自家的孩子了。

谁都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不是生活太困难，父母是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连自己身上的肉也舍得割下来给儿女吃，父母之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父母之所以会对孩子横眉竖眼，一是因为生活所逼，二是教育孩子要有规矩。

钟家四个孩子，虽然身材都不是高大威猛型的，但也没饿成瘦猴样，尽管大家都非常羡慕父亲那到老都笔直的电线杆身材。

子云是兄弟姐妹中最矮的一个，生完孩子后又发胖了不少，爱开玩笑的她曾不止一次冒犯母亲，说如果身材像父亲就好了，为什么却偏偏行衰运像上了你这个歪种，胖得像一座肉山？搞得自己很自卑又没面子。母亲笑骂：“娘个有用的妹子^②，生你养你那么辛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到今朝日子^③却来嫌弃俚哩。早晓得这样，生下来就丢到大路上让狗叼走。”

“好在当时没把我丢到大路旁让狗叼走，不然你就少了一个掌^④棺材角的孝女^⑤。再说，爱美之心，人皆有知，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家漂漂亮亮、苗苗条条，让自家的老公十分爱慕又十分担心，让别人的老公日思夜想又望尘兴叹？”

听子云这么一说，母亲黑下脸来：“你了不起，有面子和我说这样跌鼓^⑥的话。我警告你，我们家几代人都循规蹈矩，不曾做过亏心事，吃一夹青菜也要吹冷了入嘴。哪个要是敢厚着脸皮做出那些让人指脊梁的跌鼓事，败坏我们家的名声，我就不认你们做儿女，就当自家屙大了一堆屎。”

母亲看重亲情，更看重名节，她常常教育两个女儿在婆家要香人嘴，要坚守阵地，莫学那些歪样搭三勾四伤风败俗的，如果让人说三道四，她就没有面子来女儿家。

① 有腚子：没男根。

② 娘个有用的妹子：这个不孝的女儿。

③ 今朝日子：今天。

④ 掌：守。

⑤ 棺材角的孝女：客家农村风俗，父母百年归仙后，要由女儿守在遗体旁。

⑥ 跌鼓：丢脸。

有时，子云故意跟她开玩笑说：“如今时代变了，开放了，搭男子已不是新鲜事、跌鼓事了，讲起来还很光荣，说明你的女儿有魅力，有男人喜欢。女儿有人喜欢，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不愁有钱用。”

母亲说：“我呀，情愿穷死，也不要这样的钱用，用了这样的钱，我一生世人^①都有安乐，抬不起头来，脸都不知往哪搁。我要是听到什么风声，一定拿屎秆扫^②赶你们出门，你们最好给我规矩点，不要给我和你爷哩^③的脸上抹黑。”

大姐和子云本就性情贤良，又有母亲的谆谆教诲和“威逼恐吓”，纵有万千诱惑，又哪会越雷池半步，一心都想着为父母的脸上贴金。钟家这两个女婿真要谢谢他们的丈母娘。

子云偶尔会在语言上欺负老公，母亲只要听到就会出面制止。子云佯装生气，说你不要老护着婿郎^④，有女儿就不愁没有婿郎，没有女儿哪来的婿郎？母亲说不过她，就举起右手说：“死妹子，鬼形鬼相^⑤，看我不打死你！”

子云一边躲闪一边说：“你要是打死了我，他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变成别人的婿郎。到时，你不但少了一个女儿，又少了一个婿郎，不会闹^⑥死也会闹癲^⑦。”

母亲只好放下右手，笑骂一句：“你娘个妹子，卖腔夹^⑧，油嘴滑舌，说不过你。”

母亲的糍粑心肠和乐于助人的风格，使子云和姐姐子珍吃尽了苦头。子珍出嫁不久，因为家中困难，十四岁的子云只好噙着泪水无奈离开了学校，很快就成了生产队的小社员。紧工时要和父母一起做事，闲工时要上山割柴火，有空时母亲还要叫她帮这帮那，每到晚上睡觉时，全身都像散了架。早上鸡公头一啼，母亲又把她叫醒，她“嗯”了一声转一下身又死睡过去。母亲再叫时，她故意大声应答，以示醒了，很快又会做起背书包上学校的梦来。透过子云的经历，子龙晓得“修地球”确实是一桩最苦的事情，由此更是发奋读书，争取剥谷壳“跳农门”。

子云一直难忘帮堂嫂数秧子的事。堂嫂没文化，不会数数，而每次脱秧又是点数记工分的，堂嫂每次都要在子云旁边，指望放工时找她帮数数。以往这个光荣任务是由我们母亲完成的，子云离校务农后，便非她莫属了。她毕竟读了几年书，当然比母亲可靠，堂嫂一副你办事我放心的模样，站在一旁看她数秧子。子云每次看到大家都回去了，自己却还被堂嫂耽搁着，

① 一生世人：一辈子。

② 屎秆扫：沾上了粪便的扫把。

③ 爷哩：父亲。

④ 婿郎：女婿。

⑤ 鬼形鬼相：说话、做事不正经。

⑥ 闹：伤心。

⑦ 癲：发疯。

⑧ 卖腔夹：卖嘴皮子。

心里不大舒服，再加上肚子里又在打内战了，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倒两碗稀饭进肚，让内战消停。再说了，家里还有一桶衣服在等着洗，能不急吗？当然了，对于子云每次“心怀怨恨”完成任务，堂嫂也会奉承两句，多谢两句，子云心里不舒服，骂一句：“多谢你个头，烦死人的家伙！”可下次，堂嫂又照样会面带歉意地对她委以重任。

次数多了，子云嘴不言语，心里却在犯嘀咕，跟堂嫂成为亲人实在是亏到了家，有时难免会在父母面前发牢骚。父母不但不体谅，还加以责备：“自家亲人，做得到的事有嘛要紧？就是左邻右舍也要尽力去帮，大家都有落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日子才过得有滋味。细人子人^①就心胸狭隘，这对你有害无益。”

分田到户后，母亲带着子云帮了这个帮那个。刚从学校回来不到两年，天天跟在母亲身后挥汗如雨，大小农活几乎样样通，自家的完成了就帮亲人们，有时也帮左邻右舍，还要去嫁出门的大姐家帮忙。一天晚饭时，她终于满腹怨气、喉咙哽咽地对母亲说：“酿般做^②，迟早会累死我，早晓得这么辛苦，打死我也不放下书包！”

母亲说：“做事不要蛮干，累了就喘口气，休息一下，放悠一点，就能坚持到底，也不容易累着。你刚出来不久，还没锻炼出来，等时间长了，就习惯了。白天做得累了，晚上睡一觉，天光朝晨^③又精神饱满了，浑身是力气了。你现在不吃苦，以后怎么过日子，劳动人民就要有劳动人民的样子，劳动哪有读书轻颜^④？”

文盲母亲停顿了一下，吞下一口饭，又接着给初中生上政治课：“细妹子人要有心胸，不能太惜力气，有能力就尽力帮帮有困难的人，在人家落难时帮了人家，人家会记在心里的。万一以后自家有困难，人家也会来帮我们的。亲人之间，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依靠的。你好歹也读了几年书，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要我教你？”母亲有点生气了。

“就晓得把我当人情，你的大道理多，我服了行吧。可在我们家落难时，他们哪个来帮过？老弟那次还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子龙那次大难不死的一幕，做姐姐的子云当然不会忘记。五六岁那年，馋嘴的子龙因为想吃猪肉，在队里宰猪场吞了一个傍晚的口水后，天黑时分和堂哥他们回家时，失足掉下石桥。当时父亲不在家，堂哥和二伯父家竟然置之不理。尽管父亲回来后去他们家兴师问罪时，他们两家也深感愧疚，并道了歉。但子云一直记恨在心，恨他们的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如果不是父母长年累月积下了功德，也许子龙就没了，就没人叫她姐姐了。每每想起，子云总会伤心落泪。

母亲深知子云的心思，对她又是一番教育：“过去了的就过去了，不要耿耿于怀。他们不看重亲情，你们不可学歪样，各人走得各人的路，平时多积功德，也好为子孙后代造福。老是

① 细人子人：小孩儿。

② 酿般做：这样做。

③ 天光朝晨：明早。

④ 轻颜：轻松。

心存怨恨，活得就累。再说，他们也认了错，只要我们以诚对待，相信他们迟早也会醒悟的，得饶人处且饶人。”

父母亲对什么人都可以宽宏大量，唯独对自家子女却异常地严厉。平时言语，若是孩子们失口骂人一句“鬼喔”^①，他们都要训斥一番。父亲就不说了，母亲这个看似普通的瞎眼^②农妇，不但掌握了不少农活窍门，还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拥有宽阔的胸怀，这是许多读死老师的文化人身上都缺少的优点。面对母亲的说教，子云不得不心服口服。此后，母亲教她怎么做，她便怎么做，听她的，准没错。

有如此父母，兄弟姐妹四个都健康地成长了，一向以善为本，不做偷鸡摸狗的勾当，也不损人利己，自始至终都助人为乐，终于也赢来了一片阳光。

自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小儿出生后，子云因坐月子不听老人言，下雨天洗尿布，受了风寒，之后就一直犯病，产后头痛病患了几年，经常痛得把头撞在床沿上，到处求医问药，什么药都吃了，可一直不见好转。痛不欲生时，真想拿瓶农药喝下，一死了之。

子龙听说后，非常担心，马上给子云买了台头痛治疗仪，叮嘱她平时要多休息，不要蛮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好好珍惜，有了本钱，往后的生活才会霞光普照，甜甜美美。

吃了很多中草药，又用了治疗仪器，加上综合了精神治疗，子云的头痛病逐渐有了好转，终于有了自信。然而，因为劳累加上缺乏营养，其他的病又看中了子云，一种接一种，有时几种同时光顾。她经常背着孩子和丈夫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省得连累他们。可是老公爱她，孩子懂事又乖巧，她舍不得，又放下了手中的农药瓶。

见子云多灾多难，亲人们都很关心。大姐子珍不辞辛苦，放下田地里的活，带她去看“问神”^③。神婆说子云得找一棵茂盛的大树，买些香纸蜡烛、糕饼和红带子、斋盘斋果，去敬神，然后穿红衫，撑红伞，放鞭炮，回到家时家里再用鞭炮迎接。神婆还说，在茂盛的大榕树下重新出门，日后便会像大榕树那样健壮、茂盛，驱邪避怪。

大姐对此坚信不移，听人说邻村十方鲜水塘有棵茂盛的大榕树，就花钱买好了所有的必需品，强拉硬拽子云去了。大姐焚香点烛后，虔诚地跪在地上，祈求神明保佑子云身康体健，每天吃得烧菜热饭。原来感到好笑的子云，见姐姐这么诚心，泪水禁不住地往下滚。

子云病中那些年，亲人们只要打听到哪个医生高明，绝不放过，立马带子云寻上门去。家中的草药、中药、西药，名目多得令她触目惊心，屁股上的针眼一直在隐隐作痛。那时的生活是怎样过的，连她自己都不敢去多想。子云说，在那样黑暗的日子里，哪怕是一个慈祥的眼神，一句真诚的安慰，都会令她涕泪交流，她的心被病痛折磨得比黄瓜还要脆弱。

① 鬼喔：鬼叫。

② 瞎眼：文盲。

③ 问神：算命。

那时电信还不怎么发达，子云和子龙也一直书信往来。每次收到子龙充满关切的书信，子云都会情不自禁地呜咽出声。她喜欢和子龙纸上谈心，更渴望收到他的书信。她把写信和收信当作一件最快乐的事，如果一段时间收不到他的信，就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亲人们的关心和鼓励，让子云重拾信心，咬着牙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她说，自己的生命不但是父母给的，也是亲人们给予的，如果没有那么多亲人的关爱，也许她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会选择逃避。

不仅娘家的亲人们关心帮助她，夫家的亲人也如此。子云在多病多灾的日子里，一直有婆婆照顾，帮助料理家事，田里地里也尽力相帮。有一次，子云要下地施肥，婆婆怜惜她，担心她挑了肥料又伤身体，就亲自帮挑，让她空着手。子云不好意思让婆婆挑，婆婆却坚持要挑，快到田边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跌破了额头和嘴唇，缝了好几针。子云的惭愧和悔恨之心可想而知，无须赘言。

因为受着公公婆婆的格外关心，有人便说他们偏心。婆婆说：“我家阳阳不在家，帮不上忙。子云两个孩子在读书，她身体又不好，照顾她是应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怎么会偏心呢？”

因为自己身体不争气，而让敬爱的公公婆婆受到委屈，子云的心里灌满了痛苦和无奈，深感对不起他们，发誓要一辈子对他们好，用自己的真心回报他们、孝敬他们！

然而，农村一些人现在越来越难缠，越来越多事，说出的话也有杀伤力。谁凭良心对父母或公公婆婆敬重，就有可能招来非议：“得了长辈的很多好处，当然要孝敬，如果没得好处，看怎么孝顺？！”

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对长辈好就是因为得了好处，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啊！孝敬长辈也要有理由？凭良心做事，无愧于天地、无负于长辈就行了，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嘴长在人家的脑袋上，谁也奈何不得，就让人家说去吧！

子云长年患病，她丈夫从没说过一句嫌弃话，总是无怨无悔地陪她看病，开车回到家里，不管有多累，都帮着料理田地里的活儿、家中的事儿。有时做旱天，他就陪她一起去放水，垫一块白膜，躺睡在大树下、田埂上。

子云和婆家的两个小叔和弟妹相处也甚为融洽，每到收割时，他们就尽量挑重担，让她挑轻担，十几年如一日，此情让子云终生难忘。

儿子们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成长，子云考虑到公公婆婆分给的两间房子会不够住，加上儿子们的学费越来越高，想趁儿子们还没读初中，先建房。老公说：“人工和资金都没有，怎么建？”

“现在不建，等儿子们考上初中、高中和大学时，就更难了。不挖土头不上坎，做大事有几个积够了钱？还不是像下象棋，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不打算做屋，平时这边多花一些，那边多花一些，也不见得有钱存。有个目标，也就不会乱花钱了，儿子们越大，花费就越高，打定主意吧！”

老公松了口气，子云就开始计划，有空时就着手挖泥。公公婆婆不辞辛苦，帮助挖泥、

挑泥。

子龙春节回老家时，得知子云打算，高兴地说：“做房子是好事，当然得帮，现在就先给你一千，等动工后再帮。”边说边从钱包里拿出钱来，递到子云手里。

子云建房的地盘是家里的菜地，当时是四家人种，公公有言在先，谁先建房就归谁，谁也不准阻拦。老家宅地呢，就归另外两兄弟拥有，各做一套。子云事先跟小叔和弟妹商量的了，经得他们同意后，就动工了。菜地的两侧为别人所有，经协议，用子龙给的第一笔资助把这块地给买了下来。

在挖泥的过程中，很多亲人都来帮忙。在他们的同心协力下，第一层房子总算立起来了，因资金不足，决定分期完成，第二年倒水泥板，第三年装修后再搬过去。

第二年春节期间，刚好又是子龙回家探望父母之时，得知子云新房倒水泥板，就问大概要多少钱。子云说可能要上万元，他便开玩笑说：“我支持三千，别人的二分息，我一分就好了，等我买新房时，你得连本带息还我。”

子云晓得子龙要息是开玩笑的，但三千元没想到也不用还了。他说：“三千元就当作缴他们兄弟俩读书了。”子云事后说，当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加上先给的一千元，共四千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四千元，对农村来说，不是天文数字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那时的谷子才四十元一百斤啊。而且，当时子龙出来工作没几年，加上结婚，又准备买房，她哪敢想这笔钱不用还呀！

大概是二〇〇一年吧，子云丈夫所在的车队也搞承包制，子云丈夫因没有资金承包车辆，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后来因技术好又被人请了去开煤车，每次回到家里都黑得和非洲人一样，子云私底下笑他：“幸亏不用再生孩子了，不然也会生出个黑屁股小孩。”农村人笑话那些有黑胎记的小孩，说是因为做父亲的是打炭客。

子云丈夫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力邀他合伙买十通车。问他几个人合伙，他说三个人，还有一个是他的朋友，都交往了几年，为人处世应该没问题。

子云说：“你是我老公的同学，都来往二十多年了，我们并不担心你，但不放心另一个合伙人，我老公老实，最好你要注意他。”他说：“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小人！”经得同意，子云老公便从信用社贷了三万元。

车子买回后，为了方便多载些货物，又要另外加拦板。没钱，只好又求助于子龙，子龙汇来四千元，才算解决了问题。可不久就严禁超载了，如违规被处罚款很重，可不超载就没有钱赚，所以大家都变着法子超载。车子几次都因超载被扣，每次又都是子龙找熟人给保了出来。子云丈夫和人合伙买过三次车，但都没有赚到钱，前两次还好没亏本，而这次买十通车，不但亏了本，还让子龙花了不少心血和人情，要知道，世界上难还的就是人情债呀！

才一年多一点，就因同学的朋友不好合作以及货源问题散了伙。车子卖后，子云丈夫才分了一万七千多，当时拆了的拦板和其他物件还值一千多元，放在那个合伙人家里，被他偷偷卖掉。都是本村本屋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多用了一千多元也不见得大富了，少用了几百元也没

有去讨吃，对方如果良心还在，心中也会留下一个疙瘩。

车子卖了，又失业了，孩子读书又要花很多钱，而且，贷款期快到了，子云丈夫慌了神。他这人虽穷，但一向怕向人借钱，子云也怕碰壁，可是总得还款吧，这么一大笔款该向谁借呢？朋友虽多，但都是穷朋友，难以从一个人身上借上两千。无奈之际，子云又只好把求助的眼神投向弟弟子龙，她首先跟弟妹说，弟妹一听，马上说：“自己的亲姐姐有困难，当然得帮，你跟子龙说吧，我没意见。”

子龙帮子云丈夫还清了贷款，等于每年给他们两千多元，当时的利息钱是八厘，三万元就要两千四百元的息钱。

子云的两个儿子初中毕业后，一个考上了县一中自费，一个去技校读，房子装修时欠下的债一直没法还清，又哪有钱来还子龙呢？子云的心里一直不安心，觉得对不起弟弟。大概两年后，子云丈夫被买断了公职，补了两万多元，先还了子龙一万，留下一万给儿子们读书，并把实际情况跟子龙说了。子龙听了，不但没怪子云言而无信，还安慰她，劝她不要有思想负担，自家姐弟不要太客气，日后如有困难，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而为的。听了子龙的话，子云的心里才好受些。

二〇〇七年，亲人们齐聚子龙的福州居所，为母亲过七十一岁生日。母亲看到所有的子孙都来为她庆生，非常高兴，她一生都热情好客，喜欢热闹，那两三天，脸上一天到晚都写满了笑意。

闲聊时，子龙考虑到家中三弟兄的生活都不甚乐观，就说：“你们三个都不容易，我过去借你们的钱，你们都不用还了。”

大姐马上说：“不行，等日子宽松了，我会还你的。我们老的还不起，小的都出来了。反正房子做了，又不用再建，秀秀三姐妹说了，由她们来还。”

子云则开玩笑说：“子龙，你是不是怕我们再向你借钱，就把路口给封住了？告诉你，我们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有困难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你逃不了的。”

子龙说：“不是怕你们再向我借钱，你们如果日后确实有困难，我照样帮你们，谁叫我们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但我希望你们今后轻装上阵，都不用我帮，这样就说明你们日子越过越好了。我说过不用还就不用还，你们不要有心理负担，只要你们夫妻恩爱，团结一致搞好家庭建设，过得开开心心，我就放心了。记住，生命是受之父母，只有一次，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轻视生命，一定要珍惜！何况你们的子女都已经长大了，好日子就在前面！”

大姐说：“子龙不但要让妻儿过得好，又要负责父母的所有开支，还要不断地接济哥哥姐姐们，僧多粥少，也真是难为你了！”

子云说：“我看也该称赞子龙的贤内助！如果弟妹小肚鸡肠，子龙再重情，也会后院起火，导致夫妻争吵，我们再困难也不敢老是把手伸向他。”

正因为子龙妻子通情达理，老家的亲人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求助。哥哥的次女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学费一直都是子龙交的。父母的老房因高速公路建设被征收后，补了一笔